

叶嘉莹 著

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述
陵
说
诗

中
华
书
局

叶嘉莹 著

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叶嘉莹说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迦陵说诗)

ISBN 978 - 7 - 101 - 05233 - 6

I. 叶… II. 叶… III. 阮籍(210~263) - 古典
诗歌 - 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6685 号

-
- 书 名 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著 者 叶嘉莹
丛 书 名 迦陵说诗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¼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233 - 6/1 · 723
定 价 24.00 元
-



叶嘉莹

1924年生。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开始，任教生涯已长达五十余年。曾先后被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所大学以及大陆数十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

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此外，还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及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并获得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台湾辅仁大学杰出校友奖与斐陶斐杰出成就奖。

在数十年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材。在国内率先提出振兴传统文化提高国民品质要从幼儿园和中小学做起的建议，得到江泽民主席的支持。

著作有：*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等多种著作，影响广泛。

“迦陵说诗”系列序言

北京中华书局最近将出版我的六册讲演集，编为“迦陵说诗”系列，要我写一篇总序。这六册书如果按所讲授的诗歌之时代为顺序，则其先后次第应排列如下：

- 一、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 二、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 三、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 四、叶嘉莹说唐诗
- 五、好诗共欣赏
- 六、叶嘉莹说诗讲稿

这六册书中的第二种及第五种，在1997及1998年先后出版时，我都曾为之写过《前言》，对于讲演之时间、地点与整理讲稿之人的姓名都已做过简单的说明，自然不需在此更为辞费。至于第一种《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与第四种《叶嘉莹说唐诗》，现在虽然分别被编为两本书，但其讲演之时地则同出于一源。二者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古典诗歌时的录音记录，只不过整理成书的年代

不同,整理讲稿的人也不同。前者是九十年代中期由天津的三位友人安易、徐晓莉和杨爱娣所整理写定的,后者则是近年始由南开大学硕士班的曾庆雨同学写定的。后者还未曾出版过,而前者则在2000年初已曾由台湾之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收入在《叶嘉莹作品集》的第二辑《诗词讲录》中,而且是该专辑中的第一册,所以在书前曾写有一篇长序,不仅提及这一册书的成书经过,而且对这一辑内所收录的其他五册讲录也都做了简单的介绍。其中也包括了现在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和《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诗》,但却未包括现在所收录的陶渊明的《拟古》诗,那是因为“饮酒”与“拟古”两组诗讲授的时地并不相同,因而整理人及成书的时代也不相同。前者是于1984年及1993年先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金佛寺与美国加州的万佛城陆续所做的两次讲演,整理录音人则仍是为我整理《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的三位友人。因此也曾被桂冠图书公司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的《诗词讲录》一辑之中。至于后一种“拟古”诗,则是晚至2003年我在温哥华为岭南长者学院所做的一次系列讲演,而整理讲稿的人则是南开大学博士班的汪梦川同学,所以此一部分陶诗的讲录也未曾出版过。

回顾以上所述及的五种讲录,其时代最早的应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为教育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时所讲的一组阮籍的“咏怀”诗,这册讲录也是我最早出版的一册《讲录》。至于时代最晚的则应是前所提及的2003年在温哥华所讲的陶渊明的“拟古”诗。综观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录音,其时间跨度盖已有四十年以上之久,而空间跨度则包括了台湾、美国、加拿大及大陆四个不同的地区。不过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却

仍都不失为一时、一地的系列讲演，凌乱中仍有一定的系统。至于第六册《叶嘉莹说诗讲稿》则是此一系列讲录中内容最为驳杂的一册书。因为这一册书所收的都是不成系列的分别在不同的时地为不同的学校所做的一次性的个别讲演，当时我大多是奔波于旅途之中，随身既未携带任何参考书籍，而且我又一向不准备讲稿，都是临时拟定一个题目，临时就上台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会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一是所讲的内容往往不免有重复之处，其二是我讲演时所引用的一些资料，既完全未经查检，但凭自己之记忆，自不免有许多失误。何况讲演之时地不定，整理讲稿之人的程度不定，而且各地听讲之人的水平也不整齐，所以其内容之驳杂凌乱，自是必然之结果。此次中华书局所拟收录的《叶嘉莹说诗讲稿》原有十三篇之多，计为：

1、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这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四川成都所做的一次讲演，由缪元朗整理，讲稿曾被收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古典诗词讲演集》）

2、从几首诗例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由徐晓莉整理，讲稿亦曾收入在《古典诗词讲演集》）

3、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这是1984年在北京经济学院所做的一次讲演，由杨彬整理，讲稿亦曾被收入《古典诗词讲演集》）

4、旧诗的批评与欣赏（这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此稿未曾被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5、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旧诗（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

湾大学为“海洋诗社”的同学们所做的一次讲演,讲稿曾被收入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所出版的《迦陵说诗讲稿》)

6、漫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感发作用(这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一次讲演,时地已不能确记,此稿以前未曾出版)

7、从中西文论谈赋比兴(这是2004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香港城市大学出版之《叶嘉莹说诗谈词》)

8、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9、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同上)

10、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同上)

11、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这是2001年我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12、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13、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这是2004年我在一次会议中的发言稿,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以上十三篇,只从讲演之时地来看,其杂乱之情形已可概见,故其内容自不免有许多重复之处。此次重新编印,曾经做了相当的删节。即如前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四与第五诸篇,就已经被删定为一篇,题目也改了一个新题,题为《结合中西诗论看几首中国旧诗中的形象与情意之关系》;另外第六与第七两篇,也被删节成了一篇,题目也改成了一个新题,题为《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我之所以把原来十三篇的内

容及出版情况详细列出，又把删节改编之情况与新定的篇题也详细列出，主要是为了向读者做个交代，以便与旧日所出版的篇目做个比对。而这些篇目之所以易于重复，主要盖由于这些讲稿都是在各地所做的一次性的讲演，每次讲演我都首先想把中国诗歌源头的“赋比兴”之说介绍给听众，举例时自然也不免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而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时，又不免经常举引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诗例，因此自然难以避免地有了许多重复之处。然而一般而言，我每次讲演都从来没有写过讲稿，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每次讲演的内容即使有相近之处，但也从来没有过两篇完全一样的内容。只是举例既有重复，自然应该删节才是。至于其他各篇，如《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唐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等，则都是自成系列的讲稿，如此当然就不会有重复之处了。

除去重复之缺点外，我在校读中还发现了其中引文往往有失误之处。这一则是因为我的讲演一向不准备讲稿，所有引文都但凭一己的背诵，而背诵有时自不免有失误，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再则这些讲稿都是经由友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一切记录都依声音写成，而声音往往有时又不够清晰，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二。三则一般说来，古诗之语言自然与口语有所不同，所以出版时之排印也往往有许多错字，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三。此次校读中，虽然对以前的诸多错误都曾尽力做了校正，但失误也仍然不免，这是我极感愧疚的。

回首数十年来我一直站立在讲堂上讲授古典诗词，盖皆由于我自幼养成的对于诗词中之感发生命的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的共鸣。早在

1996年,当河北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迦陵文集》时,在其所收录的《我的诗词道路》一书的前言中,我就曾经写有一段话说:“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关于我一生教学的历程,以及我何以在讲课时开始了录音的记录,则我在1997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阮籍〈咏怀〉诗讲录》一书及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为我出版《诗词讲录》一辑的首册《汉魏六朝诗讲录》一书时都曾先后写过序言,而此两册书现在也都被北京中华书局编入了我的“迦陵说诗”系列之中。序言具在,读者自可参看。回顾我自1945年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至于今日盖已有六十一年之久。如今我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仍然坚持站在讲台上讲课,未曾停止下来。记得我在1979年第一次回国教书时,曾经写有“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两句诗。我现在仍愿以这二句诗做为我的《迦陵说诗》六种之序言的结尾,是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使我对诗歌的讲授乐此不疲的。

是为序。

叶嘉莹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原版前言

这一册书原名《阮籍咏怀诗讲录》，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台湾任教时，为台湾教育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时之讲课录音。在播讲期间，我丝毫也没有要将所播讲之内容整理成书之计划，所以在当时并未把播讲之内容录音保存。谁知相隔三十多年后，竟然在大陆被整理记录成书。这实在是当初我完全没有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回思往事，从我之接受播讲的邀请，以至今日之编录成书，这期间原来颇有一些巧合的机缘。现在我就将这些巧合的机缘略加叙述，并对与这些机缘有关的友人们表示感谢。

先从当年被邀担任大学国文播讲的一段机缘谈起。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即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其后又相继被邀往淡江大学及辅仁大学两校兼课。当时在淡江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许世瑛先生与我家原有世交，且为我的师长一辈。当我渡海抵台经历过一段忧患之后，介绍我入台湾大学任教的，就是许世瑛先生。其后许先生任淡江中文系主任，遂又邀我至淡江兼课。及至六十年代中，许先生因久患目疾，视力日损，其所担任的大学国文播讲课程之教材，则字体甚小，因而日感不便，遂坚意邀我去接替他的课程。最初我本不敢接受此一邀请，一则是因为我那时已在三所大学任教，工作极为忙碌，实已无暇增加任何教课之任务；再则也因为大学国文广播节目所选用之教材，其涵盖面颇为广泛，有些内容如《说

文解字·序》之类，并非我所专长。何况此一广播之收听者乃是社会大众，我深恐万一在讲说中倘或有所失误，岂非愧对许先生之推荐。因此我对许先生之邀请，曾坚持甚久，不肯接受。但半年后许先生之视力已衰减至几乎不能阅读之地步，我遂终于不得不接受了许先生之推荐，接替了他的大学国文广播教学之任务。而今日所整理出版的阮籍的《咏怀诗》，则正是当日大学国文广播教学中的一篇教材。这自然是今日得有此书出版的第一段机缘。

不过我当日对自己所播讲的大学国文课程，既未曾录音保存，今日之有此一批音带，则是由于我自一九六九年到加拿大任教后，当时有几位从台湾来的研究生，他们知道我在台湾曾经有这套广播教材，希望能获得这些教材的录音作为他们自己课外学习之参考。我遂函请在台亲友与台湾教育电台联系，请他们为我复制一套音带寄至加拿大。当时台湾应允只能复制成圆盘式之大型音带，不能制成卡式音带，而若将全部广播教材都制成圆盘式音带，则数量极大，邮寄起来颇为不便，所以在台之亲友就只为我录制了教材中有关诗歌和辞赋的部分音带。而这些圆盘式音带，在播听起来时极为不便，所以当我收到这些音带后，就又请人为我转录成了卡式音带。多年来经过学生们的辗转播听，其中部分音带已经模糊不清，而且音带颇有失落，次第已不复衔接。何况从我自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后，这些音带已久被搁置不再被学生们借去听用。谁知两年前竟有在温哥华的一位友人施淑仪女士笃好中国文学，不仅热心于借取音带去播听，而且曾经为我将部分音带重加整理复制。恰好近年在天津有一些曾在南开大学听过我讲课的学生，正热心于整理我讲课的录音。于是我遂把施女士为我重新录制的一套阮籍《咏怀诗》的音带，也带来了

天津。这自然可以说是今日之得有此书出版的第二段机缘。

当我把这套阮籍《咏怀诗》的广播音带携来天津后，也并没有要请天津的几位旧日学生将之整理写出之意。因为她们所整理的大多是我近年来的一些讲课录音，而并不是我在台湾时代的广播录音。那些讲课的录音已经数量极大，当然一时无暇再整理这些广播录音。而说到我的讲课录音之被整理，也原有一段机缘。因为我过去在讲课和讲演时，一般都是不录音的，直到一九七八年夏天，美国东岸有一批爱国的文艺工作者，组织了一个文艺夏令营，坚邀我去参加。在那次聚会中，大多数人所发表的都是比较进步的言论，只有我所讲的乃是几首古典诗歌的评赏，我原以为我之所讲颇为不合时宜，谁知听众的反应竟极为热烈。当时在座的有一位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尹梦龙先生，正在主编一册题为《海内外》的杂志，他当时不仅把我的讲话全都录了音，而且很快就由他交给人整理出来在他的刊物中发表了。自此以后尹先生遂要求我把当时在加拿大讲授的诗词课，都录成音带寄给他交人去整理发表。这可以说是我的讲课之被整理发表的一个开始。其后我即养成了讲课录音的习惯，于是才有以后天津的旧日学生为我整理音带的工作。这几位学生虽是在南开听过我的课，但其实却都是天津师大的校友，那就是现在天津电大任中文系主任的徐晓莉，在南开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任秘书的安易，与在天津市铃铛阁中学任语文教师的杨爱悌，如果不是有她们三个人多年来对听我讲课（包括听录音带的讲课和整理）所表现的热心，我是不会把多年前在台湾播讲大学国文的音带携带到天津来的。以上种种当然也都是造成此一册《阮籍咏怀诗讲录》之得以辑录成书的另一些可贵的机缘。

不过，尽管有着以上的一些机缘，但是我之把阮籍《咏怀诗》的音带

携来天津，却原来并没有将之整理成书的意思。如今之被整理成书，则是出于又一次巧合的机缘。这本书的写录执笔人——刘志刚先生，也是一位在南开大学曾听过我讲课的旧日学生，与舍侄叶言材曾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同班同学，目前在天津教育出版社任编辑室负责人。今年春天由舍侄陪同他及另一位他们同班同学、现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赵季先生一同来看我，谈话间提及我这里有一批阮籍《咏怀诗》的教学音带，刘志刚先生当即提出愿为我将之整理成书的意愿。原来赵季先生在中文系读书期间就曾为我整理过柳永词的教学音带，文笔极好。我对他们这一班同学颇有信心，就同意了刘志刚先生的提议；而且此事也得到他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此事商定后不久，我就离开天津返回了加拿大，其后又于六月去了美国。谁想到刘志刚先生整理的速度极快，七月我就在美国收到了他寄来的稿件。本来我以为这一批在台湾教育电台录制的播讲教材，整理起来要比我在课堂中讲授的录音困难得多，因为课堂中的讲授所面对的乃是现场的学生，平日师生间既有理解和情谊，而且讲课可以一气呵成，所以讲起来自然有一种生动流畅的气氛。可是在录音室中的播讲则不同了，录音室中所面对的只有一支冰冷的麦克风，气氛自然要生硬得多，何况每次录音只有半小时，开讲前还要播放一段音乐，而且为了听众程度之并不整齐，所以每次都要对教材的题目和页数，以及上一次的进度，做一些简单的交代。因此之故，录音带中自不免有许多重复之处，这些地方当然都需要整理的人重加剪裁和编排。从刘志刚先生寄来的文稿看，其文字颇为简净，可以想见他在整理中是必然下过一番重加剪裁和编写的工夫的。此外，如果把这批依据录音室中的录音而整理出来的讲稿，与另外依据课堂中的讲课录音而整理出来的讲稿相比较，也许读者们就

会发现后者虽显得更为流畅生动,但前者在注释和考证方面,却实在更为详尽。不同的讲授场合与不同的听众对象,自然会造成了讲授方式的种种不同。这一册《阮籍咏怀诗讲录》,乃是我在播音室中的讲课第一次被整理成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至于内容中所讲的作者——魏晋时代的名诗人阮籍,及其《咏怀诗》,则我在本书的讲录中论述已多,在此就不再更加赘述了。

叶嘉莹

1996年10月16日

写于南开大学



目录



原版前言/1

一	意旨遥深的诗人——阮籍	1
二	寄兴幽远的诗歌——阮籍的咏怀诗	13
三	品读与赏析	19
	夜中不能寐	21
	二妃游江滨	30
	嘉树下成蹊	44
	昔日繁华子	55
	天马出西北	66
	登高临四野	75
	开秋兆凉气	86
	平生少年时	93